包装的传统做法，为烘托其超凡脱俗的茶品，以满足皇家用茶的等级与审美情趣，所以取用贵重金属——白银包装贡茶，当是情理之中。

用途最广

以仙茶为主的五种茶，是作为御用贡茶，每年由四川的总督、巡抚等地方官，多遇年节之际连同其他进贡品一并进呈。从大量《宫中进单》中记载着乾隆朝及其以后各朝的四川总督跪进：仙茶两银瓶、菱角湾茶两银瓶、培茶两银瓶、春明茶两银瓶、观音茶两银瓶。从乾隆年起至清晚期，这一进贡量保持不变。面对一贯品质优良、包装昂贵的茶品清宫赋予了它多重的用途，从中凸现出茶品在宫廷重要性。

首先是供皇帝饮用。封建社会实行“任土作贡”，在这一制度下，普天下的优质茶叶首先归皇家享有。清代，为保证佳茗源源不断入贡宫廷，当朝在保留前人入贡茶品的同时，皇帝、各地方官、以至于王爷等，每每寻觅到清香甘爽的新茶品后，便及时列为贡品。皇家如此青睐上乘茗品，面对以仙茶为首的五茶品的入贡，自然是 并非向大众茶品那样交茶库，而是根据皇帝旨意直接送入皇帝的茶房中，以供皇帝随时饮用。享用的方式不外乎是以沸水沏泡。

将仙茶等赏赐宫眷等人，是另一种用法。自古帝王在礼仪活动中常有赏赐茶之举，以示皇恩浩荡。清乾隆在位期间，针对不同规模的礼仪活动，进行频繁的赏茶，其中就有以仙茶为首的五茶品的赏赐。据清宫档案中记载：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年）二月初三日，总管杜国选等恭议，将乾隆二十五年至五十六年（1760～1791年）二月所有库存银瓶茶四百一十瓶，用方盘摆毕，安（放）在养心殿东暖阁，呈上览过，奉旨：“赏妃嫔公主等位，大小银瓶茶九十六瓶、赏阿哥等银瓶茶一百四十三瓶、赏阿桂、和珅……每人蒙顶仙茶六瓶、乾清宫总管六人，每人春茗茶一瓶、圆明园总管五人，每人春茗茶一瓶，膳房总管一人，春茗茶一银瓶、热河总管一人，春明茶一银瓶、御茶坊房大首领二人，每人春茗茶一瓶”。从宫中的这一档案中得知，作为仙茶等五茶品，往往由于在茶房留用一段时间后，再转送茶库继续保管，年复一年使得该类茶达到可观的数量。再从清宫档案记载中显示，这种积少成多的现象是清代自乾隆以后各朝皇帝共同的做法，可谓具有普遍性。

以仙茶祭天、祭太庙的用途，只在清晚期有之，这是仙茶使用价值发挥到了极致。关于以茶作祭祀品，早在南朝就已有之。《南齐书 礼志》既有：“永明九年（491年）正月，诏太庙四时祭荐，昭皇后茗、馓、炙鱼”之语，这是齐皇帝命人在举行祭祖的活动中，命人在祖先的灵台上，献上昭皇后生前喜好的茗品。由此开朝廷以茶祭祖之举。清代，祭祀活动分大祭，中祭与群祭。在清乾隆初期重新规定祭天、祭地、祭太庙为大祭，此规定延续至清末。有关以仙茶为首的五茶品用于祭天、祭太庙的记载，在清光绪时期（约1892年）赵慤编修的“蒙顶茶说”说得明白：“仙茶。每岁采贡335叶，天子郊天及祭太庙用之。”专用于朝廷大祭的五种茶品，当时名声大振。尤其是生长于蒙顶山茶园的仙茶，已成为赫赫有名的皇家茶园，并圈以石栏，增石雕白虎以巡守。茶园中的仙茶与其周围上清峰的陪茶、菱角湾峰的菱角湾茶，“每岁以四月之吉采。”届时，指派僧人十二人入园，地方官亲自监督，每茶芽只取一叶，精心加工后装入银瓶。之后与四川荥经县的观音茶、四川产的春明茶汇集，入贡临行前，“县官卜吉，朝服叩阙，”地方官护送，途径州县，“谨护送之”，直至安然无恙地进呈皇宫，以供朝廷大祭之用。



图 7　唐代银鎏金茶笼子

作为清代贡品仙茶的上述之最，其他茶品是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，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由它的问世、包装以及用途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文化现象，构成了仙茶这一殊品的核心价值。

DPM